

四書章句集註

三

論語



魏莊渠先生句讀批抹

論語

卷一





讀論語孟子法



程子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為本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聖人之所以至於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書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

程子曰凡看文字須先曉其文義然後可以求其意。未有不曉文義而見意者也。

程子曰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雖孔子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程子曰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

程子曰論孟只剩讀着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着意便不足。

或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程子曰固是好但終是不浹洽耳。

程子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

程子曰學者先讀論語孟子如尺度權衡相似以此
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

程子曰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

朱子集註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

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為委吏料量平委吏一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委吏與

子孟子合為司職吏畜蕃息職見周禮牛人蕭為犧牲與牝同蓋繫養犧牲之所謂粟田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

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聞有

孟吾老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

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

卒不行有魯子路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

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

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

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行

魯世家以此以上通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

皆為十二年事王既沒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有顏淵

之語既解還衛主遂伯玉家見南子有矢子路

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

能用成之二有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

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將西見趙

簡子至河而反又主遂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

行復如陳據論語則絕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

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

然蓋語孟子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

孔子如蔡及葉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

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

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溫見及告子貢

子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

如陳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今尹子西不可

乃止無此記云書社地七百里又反乎衛時靈公

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

語而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

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

十八矣有對哀公語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

求仕乃叙書傳禮記有把宋損益刪詩正樂有師

及樂正序易象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弟子蓋

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

孔子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莫我知之歎孔子作春

秋請討陳桓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

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二葬魯城

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唯子貢廬於冢

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

思作中庸子思學於魯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

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

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

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

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

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

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

讀了後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願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

久但覺氣味深長

專以義質言

此以學力言
有子言仁之事
集註言仁之性
後章言仁之德

血脉精神全在行

語險
意暢

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

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尹氏名焯字亮明河南人程門高弟

②有子曰其為人也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弟好皆去聲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

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為悖逆爭鬪

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

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與平○務專力也本猶根也○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為

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詞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

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

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

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

亂常之事德有大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

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

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

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

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

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

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

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學子而

性精訓

仁訓

字訓

飾外色
悅人本情

三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鮮十一聲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四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省參井反為 去聲傳平聲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二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二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

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乘皆去聲

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

學而

整訓

忠信
字訓

揚氏名時字中立延平人程子高弟子龜山先生
胡氏名富字仲建安人文定公子子致堂

朱子曰龜山說
此家極好者

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二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六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

文字甚輕

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

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為第十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為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行重
本末先後
七重
離重

文重

野而已。洪氏名興，祖字慶善，丹陽人。

七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

學而

游氏名酢字定夫建陽人程門高弟綿廣平先生
吳氏名棫字才先建安人

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
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
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
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
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
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
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
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焉大抵
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
閒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
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
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
必以是為主焉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物
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
物乎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九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善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

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十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

與之與之與，與之與之與，與之與之與。

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

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

學而

未心盡禮

未心盡禮

朱子曰：此是就問者之言以成語。

過化謂接於人
存神謂藏於己
引而不發

三字屬德
下三字屬禮

正意觀

餘意

用心之本

制事之宜

未子以游氏說禮
密摩人意正如

此

有子言和
在禮之外

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且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

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

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

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

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

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

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

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

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

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張敬夫石菴韓南軒先生

士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

之道可謂孝矣行去聲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

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

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

○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

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

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十二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

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

意蓋禮之為體雖嚴而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

學而

禮字
正訓

亦字有
不意
後亦
字同

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

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

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

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

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

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

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

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恭和而節此理之

自然禮之全體也豪釐有差則失其中止而各倚於

一偏其不可行均矣范氏名祖禹字淳夫成州人

⑬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

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

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

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

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

其可親之人則亦可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

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

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⑭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

朱子言和在禮之中

補遺字

學而

禮樂正副

義正副

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好去聲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謹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

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

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

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

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⑤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

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好去聲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

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

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

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

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

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

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磋

多反與平聲詩衛風淇奧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

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

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

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

學而

詩以明之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

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辯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

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指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

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

實病也

十六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

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音共

作拱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

得也得於心而不失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

不動也共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

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為政

以德然後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

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

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

二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

為政

已言 樂与好禮 未言 義理無窮 學不可遂之

且先能無油無騙 方能進樂与好禮

居其所是無為象 眾星共是太陽 之象 不動不言是無為 化与信是成 簡以理 靜以心言 宜以事 煩以事 動以物言 眾以民 前高感通之妙 後高統理之要 合二說方尽無為 之義

政正訓 德正訓

邪魯頌駟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
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
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
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
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
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
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
禮三千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

③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立音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
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
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
亡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也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
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
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
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
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
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
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
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兩說例
後說不
如前說

志是知之始

立是行之始

知之至

行之至
難雜器心之天
則也

朱子云此一段極
好儘用子細玩味
詳見集注

四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之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

為政

聖訓

天命
正訓

自先生知之而為言固未必有等級
自來進道之心而言固不妨有等級
二說不同也

義即矩

詩傳格進也

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
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
體即道用即義辭為律而身為度矣又曰聖人言此
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二以示學
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謂聖人生知安
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
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
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
姑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詞之屬意皆放此

五 子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子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已無違謂不背於理

樊遲御子告子曰子曰無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
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
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
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
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
為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
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

為政

謙詞例

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六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甌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

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

七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

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養去聲別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

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其言不敬之

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

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八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

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食音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

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

為政

皆轉得精深

凡字治

不義與疾皆照
皆得到

看兩能字便見

是說養親之人

占養犬馬之人

養親不能敬與養

犬馬之人無所分

別非謂親與犬馬

無別也

集注者字即是

字餘

畜許六
反廣韻
養也

題各
集注
凡字
蓋指
謹而

吾儒人皆深婉
告門人皆切直
各有攸當

師謂延平先生
先生姓李名侗
字愿中受學于

羅公仲素羅公
受學于龜山云
心融其所謂
無疑其所行

既分君子小人
此下只視君子

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為孝也傳說承順
父母之色為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眾人者也
對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
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
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九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
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意不相背有聽受而
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
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淳樸其於聖人
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

條理故終日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
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
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十子曰視其所以
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

觀其所由

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
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
行其所為者也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所樂者不

為政

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焉於廋反。廋所留反。

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十一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溫故，而學在我。記誦無得於心。知新，其應言窮。記誦而有所有限。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十二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

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

十三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
周氏名孚，字伯忱，毗陵人。

十四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閒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為政

溫故 而學在我
記誦 無得於心
知新 其應言窮
記誦 而有所有限

君子所言皆
平日所行之事

君子小人之分

周比從接物也
和同從共事也
驕泰從容也
見

⑤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⑥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揚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揚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⑦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女音汝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况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⑧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去聲

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

尤悔
字訓

為政 呂氏名大臨 字与科 藍田人

夫在干字

道字不如義字明切

居致窮理然後有道以照之

季氏意在使字上聖人意在則字上

此陽貨語見孔子之前

疑殆者擇之精謹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

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

程子曰脩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

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

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

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

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

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

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

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

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

莊則敬孝慈則中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

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

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張

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

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而然者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

為政

在其例

對曰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③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輓音月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轆端橫木縛輓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輓轆端上曲鈎衡以駕馬者

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③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陸氏名元明字德明唐蘇州人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二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二統愚按

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二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三

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

西國
巨是合之常格
所損益
隨時變事之常
然

為政

繼周損益者其
若猶子為邦之
問乎

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
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
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
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也○胡氏
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
也夫自脩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
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
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
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
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
如此而已矣

○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

見義不為無勇也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論語卷第一

為政

論語卷第二

朱子集註

八佾第二 佾音逸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

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

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

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

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

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

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

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

為乎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

於三家之堂 徹自列反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

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

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

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

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

二說相克後

一章名仁
二章名知
所以無禮無義

程子原其始定其
罪立一世之法

遂使字責者所歸
八佾

范氏謂
前說是
敬忍字

夫子季漢三家
而魯在其甲

游氏言仁切

程子言禮樂切

程子言禮樂之實

孝氏言禮樂之文

也合如說方居其

義集註用意精

深須用字細看

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三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

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

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

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

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李氏名柳昭武人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

是也故以為問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

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易去聲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

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

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理然凡

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

曰天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

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

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

簡本而字無病

與其兩字要省

注見禮

朱子以范氏此二句好楊氏之始不知范氏之敬皆於儉字處以諸物之勝有故夫子為此論皆論禮之本又在儉戚之前

朱子以五情往
行倒了感字

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如諸飲食故汗尊而抔飲為之簠簋豆罍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五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六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

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女音汝與平聲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季氏宰故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止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七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飲去聲

揖過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
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
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
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
爭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

謂也倩七練反盼普
覓反絢呼縣反

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
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
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
爲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

繪胡
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事之事
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而
後可加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
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
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
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
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
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

子夏觸類而長
夫子言後素時
未思量到禮
故曰起予

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
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九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商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三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一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十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大計反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

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

謝氏曰天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

此孔子所以深歎也伯循名匡唐河東人

十一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禘之說見於論語者略而難知見於中庸者詳而易見不若以中庸而義明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
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
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
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
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
不知也哉。

③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
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
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
心闕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
齊。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
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
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④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
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
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陞
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
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

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郁於六反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二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子曰：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大音泰，鄒，大音素，反。

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鄒，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為，去聲。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

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責欲去告朔之餼羊。去是呂反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盡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并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之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

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爲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黃氏名祖舜，字繼道，三山人。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正說

八伯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

不能正身參德指局量不能以王道致主指規模從里不知大孝之道局量指規模指局量無三才方器器小之病心中器之体器中心之用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威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訖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比官言其侈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好去聲也

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

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

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

曰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二歸反坫威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

淺矣管仲死威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揚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

蘇氏名軾字子瞻眉人

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皆足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之範圍，則不悟其小且矣。

○子語曾曰：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去聲，大音

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

○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早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謂見見之之見，賢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來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眾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

孟子卷之四

子謂韶樂美矣，武王樂美矣，未盡善也。韶舜樂，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韶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慝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里仁第四

九二十六章

擇為知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樂音各，知音各。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焉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樂必淫，惟仁者能安其仁。

濫如水之汎濫，淫如水之浸漬。

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

里仁

心是一个熟

朱子論忠清曰子以原其心故當理而自無私論好惡思而達之也故无私而言當理
程子論復之下仁則曰仁者正下之公論九平則曰仁者正下之正理此章則曰得其公正

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
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
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
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
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
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並去聲

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
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
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
心所以能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好字

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
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
則無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
取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
也惡去聲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
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惡平聲

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

無私 公是體
當理 正是用
開說了方可合說

審有兩端
安一路
承上引下

里仁 得貧賤之道如不守繩樞樞樞與閔狠者侈縱肆之事
不以其道得之如水火盜賊而作刑或之類

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造七到反
沛音貝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好惡並去語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日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詞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皆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

里仁

取舍分明
造此關方
是君子
存養切密
互相資

惡不仁者尚陽重

而未見字相礙
用力者未見力不
足者未見

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惜之也。

⑦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⑧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憾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

⑨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⑩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

比適丁歷反
比必二反

所貴在聞道不在夕死
在夕死
間得相順安行
實理字深切

聖未字待寬
厚兩何之字是
先儒鞭辟緊切

然
之於天下事皆

里仁

聖人絕四皆由義
出君子二無求合
打義

此句最精密
此句極分明

尹氏上句寬

多字生於放字
推其怨之由

讓指言故曰實
勉齋獨不釋此
章却有語錄
海語錄曰禮有實
有文以而有讓與
人此非虛文乃實事
也實事正當如此
看

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此從也

○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

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

住而能應變而在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

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子曰君之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

安懷刑謂畏法懼小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

之間而已○丑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女務

得所以為小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上聲

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

害於人故多怨孔氏名安國漢人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

如禮何

遜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

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為國乎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

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

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

黑仁

朱子曰此要說潛理會覺軒曰夫子傳道緊要認會處口在一貫之妙曾子思孟子下至
此是論語第一章 周程張朱諸子無不是傳此道 大學中庸庸無不是說此理

一貫本意

夫子本意

學者忠恕訓
聖人忠恕
天地忠恕

曾子本意

分說與違道
不遠異

合說下學
正是無學互相
敬

訓又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
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
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
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
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
已矣。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詞
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
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
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
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
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
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
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
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
者天道也，恕者人道也。忠者無妄也，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
體也，恕者用也。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
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
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為
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天子之道，忠
恕而已矣。亦猶夫天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

里仁

此已及一句上通無待於推
下學下學忠恕所以達至人之一
此是放下級以曾子之上也

此是提起一級以夫子之道

朱子說夫
之意得
夫子曾
猶天地
一貫
以天道之
一本實夫
子之曾
以上說一
曾子曰忠
在其中
程子曰曾
子之意得
以下說忠
恕而一貫
在其申
又言天地
忠恕即天
地之實

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十六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

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

揚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

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

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

十七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省悉

思齊者冀已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已亦有是惡○胡

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

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十八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

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

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

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

怨起敬起孝也

十九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曠而音問踈不惟己之

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

之東即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已

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

程子說好是喻以後
象山說習是喻以
前事
白鹿講義

里仁

愛日主於懼字
百意深切

緊要在恥字上

約有收斂之意
著實之意非徒簡而已

此稿輕警博意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復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

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

者所以不出其言為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

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唯其不行

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

其口必不易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鮮上聲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丑氏曰凡事約則鮮失

非止謂儉約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去聲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

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

之如居之有鄰也

子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色角石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

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論語卷第二

論語卷第三

朱子集註

公治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

所記云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

其子妻之

妻去聲下同縲力
追反絏息列反

公治長孔子弟子妻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絏繫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為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絏

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縉又名括字子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治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以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

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

②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子賤孔子弟子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嘆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③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女音汝瑚音胡璉音力展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

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④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

用佞正焉於佞反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辦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辦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

或謂體是活字蓋
本竹陳氏之言夫不與
朱子本百合

覺軒云陸體曰理無一毫之雜
勉齊云陸體曰理無一毫之雜
全體不息四字所以訓仁之義為甚切

為病也再言為用按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

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

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

後况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五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音悅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

其如此而無豪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

治人故夫子悅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

故夫子悅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

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

至於心術之微則一豪不自得不害其為未信此聖

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

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六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

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音浮從好並去聲

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程子曰浮海之嘆傷天下之

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

耳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

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七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揚而抑之

去治長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東去聲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敵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汝

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是其騷矣。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

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下不難於自屈故既然而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⑨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子與何誅朽許久反朽音

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朽鏽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子與改是行去聲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子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

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

○ 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

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晏安之氣勝儆戒之心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擇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群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⑩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

得剛焉於反

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枨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

仁恕之分

此是伊川晚年方見

得如此分曉

此理具於人心未處於事故曰性
即仁義禮智
此理在天未賦於物故曰天道
即元亨利貞
文章至顯而易見
此理至微而難言

○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

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揜

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

宜夫子之未見也振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悻自

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爾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

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欲人加以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

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為非子貢

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

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

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而勿者

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別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

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

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

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發不躡

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嘆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

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公治長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
○**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
故者之君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好法聲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為文以此而已
○**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婦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其為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教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
○**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公冶長

子產精神全
在此一箇義字
上孟子之言未足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父則敬，衰父而能敬，所以為善。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梲，章梲也。蔡，大龜也。節，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當時以子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

○張子曰：山節藻梲為藏龜

之室，祀爨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張子名載，字子厚，長安人。辨精渠先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

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知如字焉。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關，名穀，於菟，其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中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乘，去聲。

崔子齊大夫名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

公冶長

此是五峯南朱子銘之曰：關尹之忠，陳子之清，匪欲之徇，而仁弗稱。拜專道公案。

嚴仁之義
當理而無私心
全俸不見
天理渾然
不拂乎愛之理有
以全其心之德
合乎天理之正即
乎人心之安

雙峯曰窮理是
思以前事果斷
是思以後事

名須無十乘四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孔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去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著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三去聲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又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辭，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感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感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

○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

公治長

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知去聲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
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
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
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
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
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
不當愚者比下是也

程子免患二字未見其字可及也如集注所言方見其不可及

章不與平聲知所以裁之與音非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
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
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
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
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
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
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
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
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
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

范氏各曰所以害其心者不在大朱子曰此言尤痛切日用間不可不警省也

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醢西反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醢醋也人來乞

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

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

枉雖小害直為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

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子而千駟萬鍾

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

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足將樹反

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

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

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

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去盍言

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

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已所欲故亦不

欲施之於人亦通

或曰東南軒之說

云治長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

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

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

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

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

者也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

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

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

也今天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

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

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

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嘆之也內自訟者口不

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

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

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嘆之其警學者深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血者焉不如血之

好學也馬如字屬上句好去聲

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小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

子路於意氣極
去得一各字
顏淵於義理上
去得一驕字
夫子循其理之者
然更須著力

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雍也第六

胡伯量曰凡二十一章舊以首句自為一章今以二章合之而仍其九數失於改也

凡二十九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實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大音泰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

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太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

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

雖也

或問曰夫子之意但言其人之可而以其簡者明其所以可雖不曰言其居簡之失而所謂可者固有未盡善之意矣

行簡是於行事上

簡是於治已上

居簡是於治已上

居簡是於治已上

行簡是於行事上
簡是於治已上
居簡是於治已上
居簡是於治已上

仲弓通可
子桑僅可
語錄云夫子謂此人亦可者以其簡也

雖也

或問曰夫子之意但言其人之可而以其簡者明其所以可雖不曰言其居簡之失而所謂可者固有未盡善之意矣

却非仲子意

非是言用工此是
效驗
真字要子細看

此是胡安宜試程子
之論全自周子來
道者方法之理與
學之得其道皆
是此意
本是在本五性便
是真
未發便是靜時
只是靜說

則為要直内存乎簡而簡則為踈略可謂得其旨矣
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
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
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
好學者也期夫去聲一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
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短命
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
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
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

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
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
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
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
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
作張子曰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
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
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
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
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
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

誰也

約是工夫
中是準則
窮理之事
踐履之事

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
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
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
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
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曰之也非也假之以年
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
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③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
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為並
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
斗秉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
周急不繼富衣去聲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
者續有餘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
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
為鄉五百家為黨言當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
周貧之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

趙氏曰
魯司寇
大夫也必
有采邑
故以思為
宰邑之
宰

誰也

駢喻其氣噴之聲
角前其德行得成

例清

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亦苟至之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忠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④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犁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

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

不吝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叟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
⑤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父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父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父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

指不違 德指仁
無私欲原其所以不違

此是在內為主
至指在外不能久指為賓

誰也 樓峯云或問內外之說不若通釋之精

本疏又
又家語

初學者且要分內外之為主為賓美却在勉循四字勉者用力而不已循者謹守而不變

此句緊要

上句逆客不迫

下句堅守不可奪

言難粗可以立懦

按通什引或人仁宅之喻以能內外有主一是心為主在仁之內一是心為客在仁之外而夫子語錄亦曰仁猶屋心猶我常在屋中則為主出入不常則為客與先己可

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與平聲

從政謂為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藝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入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必為去聲汶音問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竟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為已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

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况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天壤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

難也

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六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扶夫音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為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

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臣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食音嗣樂音洛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嘆美之○

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

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

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其字是先有此樂是顏子自得處

又云為學者切已自漏泄也

誰也

癩本注南字

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臣

蓋非求亦曾用力
便說力不足

程文於儒說君子
小人甚平然君子夏
未切謝氏以義利
說君子小人恐為尤
甚子夏細密謹嚴
病於位狹故以此警

之後世假儒為小人
者固多矣恐子夏
必不至此
此說更考諸錄

○非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人之力畫說音悅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

非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悅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非求之所以名於藝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謝

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

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

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音

澹臺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

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為

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

雅也

孰能知而取之。遇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感。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毀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殿去聲

聖人提起與人看
知有所不免

孟之反魯大夫名。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毀故以此言自撝其功也。事在哀公

上原之夫在去聲
字如其言有力

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上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已誘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上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鮀徒河反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邪怪而歎之之辭。

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何字當玩味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

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

難也

○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兩字不同而實相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好去聲 樂音洛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

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

語上也以上之上上上聲語去聲

本有這資質又須有這工夫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躡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

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躡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

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知遠皆去聲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

難也

齊之盛時也不如魯
魯之衰時尚勝於齊
變齊先萃切利
變魯先振記經

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

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

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

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

也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

樂仁者壽知去聲樂上一二字並
五教反下一字音洛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

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

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

○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

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

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

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疆魯弱孰不

以為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威公之霸

為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

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

謂二國之俗唯夫子為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

考之則其施為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音孤

誰也

劉聘君名勉之字致中號卓堂建安人女妻文公

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蹈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音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方九反

朱子兩平解
程子重約禮
朱子又曰若博學而約之以禮便無歸宿安保其畔於道
勉齋曰博謂廣而求之以致其知約謂及而束之以極其要

誰也 子路氣粗厲非尋常言語所能曉故著力言之使之且去思量

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不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鮮上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

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子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聲

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夫音扶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聖人事

乎字詞若斷而意相連叔朱子曰起下文

仁者事

誰也 子貢以言言放遠而難夫子以言放近而切

趙寧庸 崇寧書 陽整

求仁事

或問立字達字之義曰二者皆通內外而言謂如在此任行穩便是立如行便要到便是達如身要成立亦是立學要通達亦是達事二者皆然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已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眾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眾亦由此進也

全在氣不貫一
向上

子貢言能高遠
然乃終得聞為
仁之方何也當思

論語卷第二

雍也

東陵唐氏之松
周
馬
金

